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

卧龙生

血溅鸳鸯枕



16

慎芳见杨明远不知厉害以臂格袖，当即腕下用力，随闻“呼”地一声，已把杨明远右臂裹个正着，并且被袖劲前带，踉跄四步，才脚下用力驻地，隐定身形，羞愤之下，老脸通红。

当然，以他那‘谋’字号高手的身份，竟给一个小丫头，罗袖缠住胳膊，带动好几步，如何不气愤脸红，于是，右臂暗运真力，往回平收，想把对方拖一个狂风摆柳。

岂知，慎芳艺出傲霜玉姬与天星妃子的真传，加以冷面鬼母等人从旁措教，其现具功力，虽不及仲玉的至诚独厚，但安能为杨明远其力带动？

芳丫头见对方拼命收臂，当即力集全袖，马步定驻，面浮冷笑，从容地抬袖而立，饶是杨明远猛力回收，仍未能带动分毫，错愕之下，惊恐万分。

值此骑虎难下的情况，竟急得汗若如雨，脸颈青筋鼓得老高，由之，越不济事便越急，越急便越淌汗，顿时，铁青着脸咬着牙，发鬓齐张，暗地叫苦不迭。

其形状之可笑，引得众姑娘娇笑连声，柳颤花摇，莺声燕语，说起风凉话来：

“哟，你们看，老猴子搬玉柱，眦牙裂嘴怪好玩的……”

“是呵！瞧那样儿，心眼儿里在炸馒头了……”

“你们别挖苦人，他还是什么‘运谋院’的大高手吾……”

“哼，要不是年纪大了怕丢人，准会像小孩子似的哭起来……”

“什么怕丢人，分明老脸皮厚，麻子照镜子，自找难看……”

这一群淘气鬼，你一句我一句，直把杨明远气得死去活来，仲玉也被逗得嘻嘻轻笑。

倒是那夺魂镖范昆山，对众姑娘刁言损人，只充耳不闻，站在一旁望着，满头大汗正替受活罪的杨明远干着急，但又不能帮助，皆因，在抚养其力的结骨眼上，万不可惊然岔手，否则，只有促其死亡，眼巴巴地瞧着，暗叫晦气，晦气。

而杨明远被众姑娘，一阵讽言讽语，激发了肝火，拼着生命的危险，强运毕生精华，集致力于一臂，霍地，猛往回拉，当然，他这一使力岂同小可，怕不有数千斤之力。

但慎芳嘴角冷笑，仍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芳心疾转，顿生刁念，于是，沉力疾往回收，杨明远也猛地拼命回拉。

陡然，慎芳乘对方猛力回拉之际，忽地罗袖一抖，娇

喝一声：“去吧！”杨明远自己回拉之力，已然不小，再加上慎芳罗袖，挥劲一抛，其力道之大，可以想见。

因之，白袖抛处，紫影飞射，只闻“砰”地一声，杨明远摔飞两丈开外，撞在石壁之上，余劲未消，又复掉回数丈，“拍踏”一声，跌在紫檀木椅上，把椅子击成四分五裂，摔得鼻青脸肿，人跌在地上挣扎着，大约受伤不轻。

这当口，已同时飞起一条人影，直向杨明远身旁落去，众人惊见之下，却是范昆山正在探视杨明远的伤情。

少顷，范昆山走至众人身前，面含杀机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这些小辈，擅伤本屯谋参，这笔账必须加倍偿还，少时，定叫你们亡魂此地……”

说着，身形平空拔起两丈，只手搭住屋梁下方红色铁扭上一按，顿时“呜，呜，呜”响起一片警铃之声，震撼山野，划破长空，随之，此起彼落，渐渐传至远处的山峰……

“洞天别院”众儿女，方奇怪这老头，陡地腾身上起，是为什么，陡闻警声四起，才知是他传响，惊怒之下，个个亮出兵刃，准备大布血雨。

这时，范昆山已定好按扭，飘然落地。

就在范老落地之时，倏见慎芳白影一闪，随之玉指挥弹，接闻一声闷哼，范昆山已如泥塑玉雕一般，瞪立当地，两腿不断地，一屈一伸收缩着，而在一屈一伸的瞬间，脸上现出一种不同的痛苦之色……

警铃声，仍在响着，使整个连环峰，笼罩在警声与

杀气之中……

连环峰在无比的静谧中，已开始进行局部的动态，山野间人影飘忽，半空里铃声震地，似乎世界将在紧张而纷乱的气氛中，趋向血的末日，而永不复出。

夺魂镖范昆山，此刻，已为慎芳奇行“雕脉宿筋”法制住，只见他老脸腊黄，汗落如雨，鬓发根根竖立，口中不时喷出白沫，眼睛一下也不眨，脸上随着两腿上下抽缩，筋肉不停抽动，痛楚之色不可言状，尤其当脸上筋肉，抽动之时，嘴巴裂得好大，一扯一扯，使得唇缘的胡子，也跟着一跷一跷，形象却又非常滑稽，引得众姑娘大笑不止。

真是，这群心狠的姑娘，竟拿人家的痛楚，当笑料看，可见女人的心，狠毒起来，胜过男人十倍。

此刻，范昆山听得众姑娘嘲笑他，心下好恨，但苦于不能动弹，连眼球的溜动，都使得眼眶刺痛难忍，只有恨在心里，暗暗叫苦：

想不到位居“血雨寒屯”，八大长老之一的他，而且年届古稀，竟给一群丫头，折磨得生死两难，深悔适才不该腾身传警，而应入地道之后再传，要不，何至于因一时大意，被人所乘，由之，这老家伙有点悲观了……

倏然，言姣蓉依至慎芳身旁，说道：“芳姊姊，这是什么点穴法？能把一个人弄得这样？既可怜又可怕又可笑！”

慎芳轻抚着她苹果般的脸蛋，笑道：“这不是点穴法，名叫‘奇门雕派缩筋法’，是我奶奶传给我的，不但能使

经脉支离曲缩痛苦难当，而且在三刻之间，致人殁硬而死！”

言姣蓉闻言芳心顿生戒惧，惊讶不已，暗忖：武林中折磨人的手段，真是花样繁多，无奇不有，如此相传下去，岂不成了残酷的人间，……而六洞主也是啧啧称奇，暗地钦羡，这“奇门雕派缩筋法”，竟与院主的“闭宫蚀骨逆血封穴法”有相同的妙用，只可惜自己无缘习得，若然，制人赫功真如探囊取物一般了。

她们虽是美娇温纯，兰心可风，但到底深受云霄影响，其所作所为，惯走人性极端，与言姣蓉德容兼具，仁怀慈意又自是不同。

而范昆山听慎芳说出厉害的恶果，心中焦急恐惧交织，吓得更是汗落如雨，魂飞魄散，切盼屯中高手，速即前来解厄，可是又想到屯中四部一院的高手，连屯主天残在内，恐无人能解此法，于是，他心又落入绝望的深渊……

俏丫头言姣蓉，楞了一下，眨了眨大眼，又问道：“咦，芳姊姊，你有奶奶？那么她老人家，定是一个武林奇人了，江湖尊讳怎么称呼！”

慎芳含笑神秘地瞟了仲玉一眼，答道：“是的，我有一个奶奶，她老人家正是四十年前，威烈江湖的傲霜玉姬……也是玉哥哥的四师祖呢……”

言姣蓉似乎对傲霜玉姬这名号，非常陌生，皆因其师幻影罗刹玉娇龙，从未提过早年有这样一个武林奇人，是以，瞪着惑疑和深思的秀目，怔怔地望着慎芳和仲玉，

芳心羡慕之余，同时也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酸味。

因为，她才获知慎芳和仲玉的关系，并不是什么同路人，而是有着深厚门派关系的，既然如此，又是结伴，其情感自是非浅，顿时，她溶化于那种酸味，和将被排挤在另外一边的预感之中。

当然六洞主，也并不是澄清阅历很丰富的一群，对血洗江湖五煞之一，傲霜玉姬的名号，不怎么熟悉，以故，没有更惊诧的反应，尽在面浮娇笑，眼瞧着痛苦中的范昆山，似乎她们在欢席，这种残忍的现象，准备而后效尤。

而此时的范昆山在万般痛苦之下，又闻四十年前，纵横江湖的傲霜玉姬，竟是这温性姑娘的奶奶，也是文仲玉的四师祖，难怪武功高绝，身手不凡，因是心下更为恐惧万分，如此这般，不但自己老命难保，而“血雨寒屯”，也将遭致一场空前未有的血劫……

这时，警铃之声，仍在响震不绝，这恐怖杀伐来临的前奏，不仅使得莽莽山野，笼罩在血淋淋的愁雾惨云之中，也使得这群小煞星，有点惊愕与紧张。

仲玉闻其声势，估量这“血雨寒屯”，决非“欲仙幽苑”可比，从其四部一院的组织，断知顶尖高手，必然数以百计，固以己方数人的武功，可以匹敌一时，但惟恐不谙地形，而致产生意外变化，不如争取时间，制发机先，来一场腥风血雨，而作道理。

于是，向众姑娘说道：“此刻警铃传讯甚急，这老儿暂且不必管他，反正他也活不了，我们不如先闯一阵，若

待此时难免有失。”

慎芳狠瞪范昆山一眼，接道：“你急什么？这连环峰云雾缭绕，地形也不熟，究不知浮罗峰在那里，也不知‘血雨寒屯’在何处，蓦然胡闯，岂能找得到‘蚀骨洞’？待我先问一问这老儿，此地的途径和形势再说。”

说着，娇躯移前数步，素手微抬，玉指弹风，射出一丝劲道，直向范昆山“气海穴”飞去。

随闻范昆山轻咳一声，口中即停止喷吐白沫，脸上筋肉也已恢复正常，看样子痛苦的程度，已然减去了不少，但是，两条腿仍在一屈一伸的抽缩着。

慎芳美眸暴射寒芒，朝范老头说道：“范老头，现在已与你解开气音穴道，生命可暂保无虑，并且已能发声说话了，但你需告诉我们，连环峰下有些什么陷阱，走那一条途径，方可到达‘血雨寒屯’之内。”

范昆山闻言，只是瞪眼不语，恨声不绝，因是他乃鬼头十八屯，八大长老之一，身份极高，与天残魔君原是绿林莫逆，岂能说出“血雨寒屯”，四周的各种设施，而有助于他人，自毁江湖义气？

慎芳见他踌躇不言，于是又道：“老家伙呵，你且说了出来，便饶你不死，不然，哼，叫你死也死得不痛快。”

“贱婢”，范昆山倏地一声暴喝，道：“老夫身为本屯八大长老之一，岂可说出本屯机密，背叛屯主晚行不义，你们休得梦想……”

“哈……哈……”慎芳银铃般地长笑一声，说：“老贼物，你不说也罢，少不得要把这‘血雨寒屯’，杀个名

符其实的血雨纷飞，我便先从你下手……”

说此，臻首微侧，向六洞主笑道：“众位姊姊，看我使他跳一个猴子抓天舞，你们解解闷儿。”

言毕，回身似燕，白影飘飞之中，同时罗袖轻挥，玉指徐弹，力由指尖发出，数十道劲风，夹着嘶嘶之声，捷向范昆山周身廿六大穴射去，姿态之美妙，动作之快速，手法之灵奇，使众姑娘叹为观止，仲玉也是由衷钦佩。

她这手飞身弹穴，制穴错乱脊椎神经的绝技，乃为傲霜玉姬，当年残酷游戏人间的异技之一，其认穴要准，手法尤需不轻不重，轻则失效，重则殒命，堪称独步武林的奇技。

可怜范昆山当此之时，毫无闪避能力，只有认命，任其摆布，白影绕身一周之后，随闻范昆山几声呛咳，接着转变为嘿嘿哑笑，又复呵呵哈哈大笑，而双手也随着笑声，不规则的挥舞起来，两腿则一屈一伸的蛙跳不停。

顿时，就像作了魔似的，在前瞻亭的中堂里，两手如鸡爪般地乱挥乱抓，双脚则机械似的满堂蛙跳，而且笑声不绝，由大转小，再由小转大，如同疯狂一般。

而其形状真是惨而怜，只见他须发竖立，双目涨的血红，几乎要鼓暴出来，脸色惨白，青筋贲张，张着大嘴笑不绝声，满身大汗，涕泪交流，雪白的胡子上，沾满了眼泪，鼻涕和汗水。

奇怪的是，在他满堂蛙跳之时，碰着桌椅板凳，也不知避让，只顺着蛙跳的方向，乱撞乱碰，竟把全堂桌椅，撞得东倒西歪，凌乱不堪，而这老家伙的双腿，也

已伤痕斑斑，皮破血流，雨花石砌成的地面，也染了许多血迹。

这种神经皮肉的摧残，竟折磨得这位血雨寒屯中，八大长老之一的武林高手，失去了人的尊严和本能，也许是他半生作恶应得的报酬。

众姑娘和仲玉，几会见过这种人为的惨然笑剧，待见范昆山满脸涕泪，似哭非哭，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和那上肢像急疯了猴子，下肢像苦命的癞蛤蟆，所凑合成的形态，一个个早已笑得花枝招展，娇喘呼呼……

此时，言姣蓉这丫头，到底是宽心仁厚，内应一旁，她笑是笑，因为范昆山那种样子，谁也没法忍得住不笑，但，她却是皱着眉头在笑，心眼儿里，对慎芳如此折磨一个老人，大为不满，因之，她心中开始对慎芳，初交的友情，慢慢转趋于冷淡，暗道：“一个女孩家，如何对人如此残忍，难道与生俱来的慈怀，被岁月驱除了？真是干天隐怒，小失人和……莫非花容月貌和蛇蝎心肠，果能并体而俱的么？那么我……”

倏闻玉灵洞洞主宫紫践，笑叫道：“蓉姑娘，看到这种活把戏，你怎会不发笑？却恁自发兽作甚……”

言姣蓉淡淡一笑，答道：“这有什么好笑？以别人的痛苦，作为无谓的取笑，原已损伤女孩儿的德行，哪还笑得出！岂不是甘味慈怀……”

她这直语直言的一说，宫紫践倒不以为怎么，只当她年幼纯真，含笑颌首不语，但可把站在旁侧的慎芳，听得老大不舒服，以为言姣蓉假慈悲，性性作态，为着争

风的酸气故意冷言示教。

因之，猛地侧首，花容含愠，狠盯了言姣蓉几眼，而言姣蓉这时也正向她望去，美眸交射，酸溜溜地醋火横飞。

言姣蓉到底年小胆怯，而且天堂驯良，一见慎芳脸色骤变，目射怒意，冲着她与仲玉的师门关系，待接触慎芳冷芒的眼神，赶紧低下头去，默不作声。

而慎芳这才心慰胜利的气派，掉过头去，面含冷笑，瞧着正受罪欲死的范昆山。

这时，众姑娘已停止娇笑，因为此刻的范昆山，所表露的形态，已不如先前滑稽，相反地转变成了恐怖慑人的模样——眼鼻正沐沐流血，但张着嘴，嘶哑地惨笑着，两条腿已无完肤，尽是点点伤口。

言姣蓉见范昆山，被弄成那个样，顿生恻隐，轻轻移至仲玉身旁，朝慎芳悄悄瞥了一眼，拉着仲玉的衣袖，柔声道：“玉哥哥，范老头这样儿，真是太惨了，偌大年纪的人，何必让他深受折磨，你要芳姊姊，不管死活处置他算了……她……正在生我的气，我不敢跟她说……”

仲玉闻言，脸含微笑，伸手握着她的柔荑，温言道：“蓉妹，这是你的善意？范老儿不告诉我们此地的途径，让他吃吃苦头也好……”

言姣蓉闻言仰起头来呆望着仲玉，眼圈儿一红，眸蕴溜珠，芳心泛起被打般的凄怆，说道：“想不到你也是，一个铁石心肠，毫无恻隐的人……这是我的善意？但我

知道此种善意，在你们心中是错误的，也是多余的……可是，眼前的现象，我真是不敢启目……”

仲玉见言姣蓉，娇憨毕露，泪披粉面，说出如此至性的话来，已为之感动，并且，他对姣蓉原已产生手足之情，挚爱到极点，适才只不过逗她玩似的，略拂芳意，便使得她伤心起来，由之，更是深爱一层。

在感情上来说，一个长兄对自己的妹妹，往往是言声意从，虽因婚嫁之后情分两别，但有时仍是有潜在的动力，仲玉与姣蓉，不是同胞兄妹，只是乃母师门关系而已，可是，在仲玉心中，早已把姣蓉，当作同胞看待，既是绣纹和慎芳，也远不及姣蓉在仲玉心目中的地位。

因之，仲玉见姣蓉，那种楚楚人怜，纯洁敦朴的模样，不忍稍拂她意，急忙笑慰道：“蓉妹，时才我是逗你玩，何必认真伤心呢？快不要流泪了，免得被人看见笑话，我便叫芳妹止住就是。”

姣蓉这才破涕为笑，如依人小鸟，偎在仲玉身旁，低头不语……

岂知，仲玉和姣蓉，方才一番低语的情形，早已为慎芳冷眼瞧着，而且把话也听了去，顿时，一阵醋火中烧，气得眼泪直流，暗恨姣蓉不应该藉仲玉传话，背人亲近，于是，她也开始对姣蓉产生了恶感。

这时，仲玉向慎芳说道：“芳妹，赶快把范老头，好歹处理一下，我们好上连环峰吧”。

慎芳冷笑一声，向姣蓉斜睇一眼，答道：“你既是奉命传话，当然奴婢也只有奉命行事了……”

说着，莲足移出几步，双手玉指齐弹，并言道：“范老头，你造化非浅，得蒙救苦观音大发慈悲，传谕饶你不死，日后须得感恩图报才是……”

嘶嘶劲风飞射，范昆山立即连打几个寒襟，顿时身体各部恢复正常，停止了手舞蛙跳，接着又踉跄几步，身软如绵，“啪”地摔在地上，昏迷过去。

这一位位极“血雨寒屯”的长老，虽不曾被折磨致死，但迭经这一番制穴错筋的摧残，已是气泄精疲，武功全废，成为一个普通老人了。

慎芳任性处置范昆山完毕，方待冲口再说几句，尖酸刻薄的话，泄泄醋愤，但突瞥见姣蓉，被气得正低头嚤嚤啜泣，仲玉也是铁青着脸，凤目含威，狠狠地瞪着自己。

她这才自觉，适才的言态，确是太过露骨，超出了妇德的约束，气烦之下竟说出有失风范，戕伤别人自尊心的话来，初次相逢谊才两日，为何这般无理无格，悟此，内疚顿生，追悔不及。

人就是这样，尤其性情刚烈的女人，当冲动之时，什么话什么动作都做得出来，但一获得了胜利，瞥见对方惨败容让的模样，又便感觉后悔了。

慎芳原是一个性情温良的女子，惟一的缺点就是醋劲太大，胸襟狭窄，容易冲动，两日来，见姣蓉与仲玉，时相厮守，表现得非常友爱，而且已看出，仲玉对姣蓉多般维护，倒把自己冷落一旁了，因之，心中早存芥蒂，待再见他俩细语低谈，更是气愤填膺，才说出重如山岳

的话来。

然而，她觉悔之中，见姣蓉那付雨披梨花，孤伶楚楚的模样，也不禁疚痛得伤起心来，只见她满面羞愧，睫毛排挤着泪珠，含射乞怜的柔辉，向仲玉怯生生地投了一眼，然后徐走到姣蓉面前，伸手搭住她的香肩，柔声道：“蓉妹妹，原谅我……”

“别碰她，”仲玉倏地一声暴喝，道：“想不到你竟是，如此庸俗心地狭小的女人，一阵泼狂之后，还来一套假惺惺，不怕沾损了蓉妹的莹洁……”

仲玉想是急怒生恨，对自己的未婚妻子，竟当着众洞主之面，撕裂了她的尊颜，说出不可生受的话来。

六洞主寒蝉似的静立一旁，她们在其间，格于身份尊卑，与陌生的巧遇，同时，已猜知仲玉和慎芳，关系并非一般朋友，而是一对未成礼的璧人，不然，何至于这样斥责，是以，不敢蓦然相劝。

但仍奇怪的是，仲玉为什么对蓉姑娘，独具亲切，爱护倍至？这三人之间的现形情感，真是不可解释……再加上那柔肠如丝，不知芳踪的绣纹，将来不知如何分解。

此刻，慎芳已如一尊石像，呆立不语，泪眼凝视着仲玉，樱口微张，宛如失魂落魄一般，而心中则涌起阵阵惨痛。

这是她有生以来，第一次遭受最难堪的斥责，傲霜玉姬虽然对她管教甚严，但从没有像这样责过，悔疚之中再加上仲玉这样对她，两种不同的痛苦，交织于心中，怎不使她柔肠百转，呆若木鸡？

倒是言姣蓉灵心量宏，见仲玉对慎芳这种言态，甚为过意不去，同时，由此也知他俩必已红恋交并，如此一来，岂不有伤他们的和睦，心下电转，暗自打好主意。

于是，抬袖抹了一下眼泪，说道：“玉哥哥，适才原是我的不是，你这样对待芳姊姊，反而使我万分难过，如此看来我不但帮助不了你们，反而还是一个累赘……”

说此，破涕一笑，又问慎芳道：“芳姊姊，请恕我年幼无知，逆背你的心意，妄自多言……现在我要辞别众位姊姊，去寻找我师父……愿前途珍重，再见……”

语毕，娇躯一扭，莲足急弹，白云似的已自夺门腾飞而去。

小丫头这突然的冲动，竟忙得仲玉和众姑娘，急起直追，数条身影闪动如电，已围阻在言姣蓉跟前。

当然，他们怎能放心，她孤身一人，在这陷阱密布的山野，茫乱胡闯，遂纷纷说道：“蓉姑娘，你单身一人行走，怎么可以呢！”

“是呵，又是一个女孩子，我们岂会放心。”

“你要寻令师，偌大山野，那里去找呢。”

“蓉姑娘，刚才是点小误会，不要太认真，这样会使芳姑娘，更加难过的。”

之后，慎芳也说道：“蓉妹妹，你要走，是不是因为还在生我的气……”

言姣蓉见众姑娘，都诚意阻拦她，而且慎芳也意透挽留，坚决的动机，已冰消大半，接道：“芳姊姊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生你的气……可是如果我再跟你们一起，恐

怕……会使你和玉哥哥，多生误会有伤谐和……”

慎芳闻言，心中更是惭愧，想不到她年纪这么小，竟能善体人意，度量宽宏，方待答话，仲玉已开口说道：“蓉妹，你未免也太多虑了，我与芳妹的情感，已成定型，慢说你不会影响我们，既是能的话，我也不敢妄自菲薄的……”

仲玉话音刚落，倏闻怪啸叠起，遍地呼应，连环峰下的树丛里，蓝，黄，紫色人影跃动，宛如群兽奔驰，快似繁星殒落，其声势好像千军万马骤临一般。

众人精神一振，巴不得早结束，这场必然的纠纷。

这时，仲玉瞩目一回四周，说道：“看此地树木排植，红花交映，除了能障人视力，眩人错觉之外，没有什么奚巧，我们赶紧追上去，多熟视一点地形……”

说着，一拉言姣蓉衣袖，已领先向前面数排花丛密缀的树林跃去，随之，几个洞主红影疾手，紧接衔尾扑去。

但，慎芳和烟泼洞洞主马婉吟，却一前一后，殿后缓缓纵腾，两人各怀心事，怏怏生愁，没精打彩的样儿，如同失群孤雁。

少顷，仲玉想到慎芳，侧目环视，没有看见她的影子，旋即停身，掉头望去，才见她 and 马婉吟，一前一后，落后数十丈，凭她俩的轻功，怎会落后这么远？无疑地，余气未消，恹恹不前。

这情形，仲玉不得不予温慰一番，于是，箭步腾身，先跃至马婉吟身前，笑道：“马洞主，是不是有点不舒服

.....”

“谁不舒服？”马婉吟杏眼睇荡春愁，冷冷插道：“你倒是咒我死，岂不是好？哼，你是少院主，高高在上，我只是‘洞天别院’一个下属洞主，敢劳你挂念吗？”

语毕，面泛红晕，美目斜暴，又轻哼一声，娇躯猛起，仲玉则被楞在当地，望着她的背影寻思出神，百思不解。

马婉吟暗恋仲玉，苦无亲近机会，既不敢表明会意，又不愿快快死心，苦透了每见仲玉与慎芳姣蓉谈笑，心中有说不出的酸味，空自翻胃。

真的，女人害起单思病来，比男人要痛苦万倍，因为，她们是被动的，脸皮娇又害臊，谁敢向喜欢的男人，表明心迹，若然，世界上岂不是红恋星，满天飞了，而男人只要想谁，便可老脸皮厚，乱缠一阵，成不成另当别论，总比憋着舒服多了。

这一回，马婉吟伺机，连讽带示意的轰了几句，不管仲玉会不会意，娇矜了一下，实比闷着痛快多了。

然而，仲玉却莫明其妙，马婉吟对他，总是使点儿小气，或突然顶几句，摸不着头的话，只当她生性如此，刁钻冷寞，却不知人家，恋他恋得要发疯了。

仲玉楞了一下，猛回头，慎芳已临近他跟前，但却是紧绷着脸，黛眉深锁，正眼也不瞧他一眼，只默默地擦臂而过。

见模样动真情，仲玉对慎芳又产生了歉疚，实不该当着众姑娘之面，呵责于她，越想越惭愧，当即身形一